

二十一世紀 審判的源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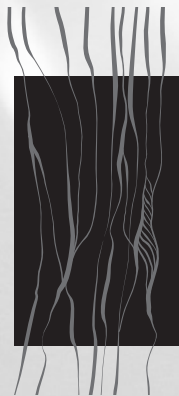
一個台灣思想家
若逢木子／著



造物者的感受

近日一則新聞，在新冠病毒發展迅猛的日子中，一個西方強權的總統發文宣布某日為對神的祈禱日，要求人民向神祈禱，以期得到疫情的和緩。這段媒體發表，不禁讓我既感到欣慰，亦感到難過。欣慰的是人類仍然知道我的存在，需要我出現來拯救他們，難過的是他們還是有些人在遇到困難，常常還是自己闖禍而導致的災殃，沒有辦法時才來向我祈禱，他們卻始終自持著傲慢與偏見，無改於對貪欲與懶惰的嚮往。

對於中國人，我的感覺依然相同，他們在疫情中一直是直接面對，捲起袖子不斷尋求方法，不論是衛生保健的；或是提供免費的試劑尋找病蹤；或是群體隔離拒絕傳染；或是提供足夠的醫療環境；或是尋找醫藥解方，不論是西藥、中藥、草藥、食物的、衛教的幫忙解決病情。他們沒有找我來解決困難，是忘記我的存在嗎？他們能夠自立自強，不就



是我對他們的期盼嗎？用一個做父親的角度來看待這些人類子孫，我都愛他們，可是從這裡就知道他們的不同。

我要救他們嗎？要知道萬物都是我創造的，人類從哺乳動物中出類拔萃，成為萬物之靈，脫離了生物的食物鏈，但是，每一個生物個體都是我的精心傑作，可是如果它們中間任何一個被環境所淘汰時，我不會流淚，我不會施以同情，我會向攝影師凱文卡特一樣，任由事情發展。總不能救一個自以為能成為上帝的物種，卻讓許多生物成為犧牲品吧！事實上如果食物循環告終了，人類能夠獨活？

當人類把我看成萬能、萬知、道德高尚的神時，為我樹立經典、神像、甚至於建築輝煌的宮殿，讓人們對我默拜，接受他們提供的貢品與犧牲。我也試圖的從心態上讓自己變成他們的神，試圖理解他們的想法，集體的共識。我時常在寂寞時逛到夜市，人們聚集的所在，看到販夫走卒、男女老少以謙卑真誠的心情；守著誠信原則生活著；遇到周遭

的弱者就會帶著憐憫給予同情；幫助遇到困境的生物脫離苦難，自由放行。汲汲營營、誠誠懇懇對待這個世界時，我就能感到實心滿足。但是一旦看到勞資對立，有錢、有權之人挾著權勢錢勢，倚強欺弱，剝奪平民的資源與勞力，善用自己的優勢霸凌或是挑撥來取財、取樂，我就感到不舒服。感動的故事千千萬，慈悲的、憐憫的、施愛的、佈善的、寬大的、虔敬的，但最為之動容的莫過於感恩的、回報的。令人憤怒的行為有懶惰的、貪婪的、忌妒的、偷盜的、姦淫的、挑撥的，但最令人氣不過的就是慾念不止的、反噬的。可是神能出手相救這些犯罪的人嗎？身為造物者，只接受物競天擇的論點。任何行為只是他們得以生存的技能而已，當他們沒有自信、沒有力量、沒有條件、沒有說法的時候，他們就會運用暗黑方法取得優勢。我可以接受，但是慾念不止的、不感恩的就造成了現代人類環境的惡化，不是嗎？

人們口口聲聲說只相信神。但實際上他們的行為已經逐漸離開了正朔，意圖凌駕於我，轉而侍奉撒旦，利用人性的弱點，貪圖自己的利

益，而不是提升心靈層次。歷史中，我沒有阻止殖民和奴隸其他民族，但人們卻將我給他們的萬物消耗殆盡，自己立的經文或是秩序規範要人們正正當當做人，而他們卻有人一直偷偷摸摸的挑撥著自己的兄弟，覬覦鄰人的財產，違反他們自己與神的約定。

要知道宗教裡會奉獻生命的不是祇有耶穌！佛陀割肉喂鷹，中國歷史中的表率，比比皆是。其實說穿了，只要個人內心修好心田，讓善、讓道德、讓真誠駐進來，是乃修身齊家之開始，信教或不信教，唸經或不唸經，祈禱或不祈禱，都不重要。但要讓社會安寧，需賴治國平天下者，真正能夠集眾人的意見，跟隨歷史的腳步，修正錯誤，規劃出眾人該遵從的法律或規範才是正理。是以貴為君者，非但要以身作則，引導人心之所向。也要能組織正確之法律，創造公平的遊戲規則，讓社會得以和諧。

有一則故事說得好，當一個富翁彎下腰來問被他施以援助的小男

孩時，那小孩說：「我想要記得您的臉，這樣等我到了天堂，還能認出您，並且再次謝謝您。」他說這是這輩子最快樂的時刻。

他的快樂就是我的快樂。

我也喜歡旅行世界各地，藉著職業之便到社會各個角落接觸各色人種，看到一般人無不盡力奉獻生命；價值肯定；傳宗接代。也看到社會上帶領族群相互對抗，當有錢人還想更有錢，懶惰之人依舊懶惰時；政客們在政體內煽動欺騙；或是領導們想方掩護權力，既得者偽善的作風，心中就燃起無名之火，但我要從什麼角色立場來介入呢？

其實我能如何呢？他們身體內的機制是我的傑作啊！有胃酸讓他們知道飢餓後能主動覓食，卻又不能無限延長壽命；腦力及體力需要休息，不會整天無所是事；休息夠了後一定得喚醒機體，不致於一直躺在床上；有荷爾蒙，讓他們不要忘了基因傳承；為了讓領域內的獵物能夠

盡歸己用，於是就得建立勢力範圍，不讓他人染指。種種的機關設計就是讓動物能夠有條件的存活，與他種動物競爭才能活得盎然。因此擁有技能多、優秀的生物就能脫穎而出，帶動全球的進步。然而當西方帶動全世界擴張市場供應鏈，無度的使用油電及淡水，不斷的排放二氧化碳，放任全球暖化。這是我的希望嗎？

從文化上來看，在華人地區，語言上的歧視不是沒有，但那多屬於地域性的或是財富性的，不是針對種族的，在華人圈說你是哪一種族的人時，往往不帶有任何種族歧視，只代表一種生活習慣，或是不同的宗教，或是有某種法律上的權利的不同。但是為何到了西方世界，說你是白人、黑人、華人、老墨或是婆羅門、剎帝利、吠舍、首陀羅或是會變成一個歧視語呢？除了本身的意義或是積習外，這種文化的展現不是自找的吗？

我沒有審判的說法，但是人類是有的，舊約與新約是誰對誰的允

諾？人類引用宗教經文，尤其是舊約，述說審判的恐怖，而現在的世界被工業化讓這些審判變為可能。疫情的傳遞全球；海水暖化的聖嬰或反聖嬰現象；無限的開採讓地震、海嘯更為嚴重；網路的個人化機制或是假新聞散布，讓人類更加偏激或衝動；惡性循環及即將造成食物鏈的斷裂；媒體的靠邊行為政治族群化、宗教奢言合作，制止人類的反倫理，結果呢？還是回到強權政治主導，種種種種好像又要讓我從來一遍，摧毀所有，建立另一個世界？！

如果有哪個人能聽得懂，我會告訴他，耶路撒冷不是唯一流著奶與蜜的地方，北美，南美或是台灣，即便是歐陸或是遠東，甚或者是月球或是火星，只要是有努力，那裡就應是上帝的應許之地！足以讓許多優秀生命得以誕生，然而耶路撒冷堅持以武力，國境擴張處理中東問題；北美輸出讓世界動亂的軍火；南美則製造擾人心智的毒品；台灣，意識型態的政治運作，自私貪婪的心靈蔓延著。耶穌是什麼！是讓人們做完了錯事，就能得到寬恕的地方嗎？？

我知道還是有許多的善良被傳播著，不僅僅是在基督教、佛教、天主教、甚至於回教或其他道德團體。但他們彼此互相排斥，排它性甚至於存在在基本教義之中，引發的戰爭可說是影響深遠。

身為造物者，我只想聽聽來自青蛙、北極熊、松柏、花朵的聲音。